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十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文章正宗卷十五

宋 真德秀 編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嬴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

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若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

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凡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寙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凡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説令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

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獘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與弊敝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彊言之宜為長

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求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涖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自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麄礦燥烨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知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

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馬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
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
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
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攣跛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
以縮酒九江之元黿皆可以卜泗濵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闗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冐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黄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巳兄用斯術而未得
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黄
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
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
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
强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
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巳遭諾而退

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
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
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
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
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
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
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
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

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

故雖窮日夜湫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
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
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
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
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
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
兄之不信令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巳
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

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

道容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内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卒胥吏欲久存其勢讐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封羣羊以為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

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

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葢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恠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

教也然使僞可為而利可冐則教益壊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賛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寛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兹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

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寛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奐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

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䆫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弊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贍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柳宗元白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恒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

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

也歟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方無之字非是今疑其字當作其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

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

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

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賔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麼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颿或作颻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

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州或作洲）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胡或作夷）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邉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

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方云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萬無轉字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

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歳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

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

屬余為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帕方从杭本刀下有左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左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韔或作在方从

閣杭蜀苑作弢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
今按韔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
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
服耳況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

矢插房

方云左傳抽矢
納房房箭舍也

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其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

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
從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
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容階坐必東嚮若至館
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
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
之意當從方本為是

上堂即容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

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

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收蜀本作牧歸方從閣杭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所出方從閣杭本作主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

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以上論事

司馬遷荅任安書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師古曰望怨也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任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亦痛

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禄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卬讀曰仰信讀曰伸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鄉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

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糵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師古曰挑音徒了反）卬億萬之師（師古曰卬讀曰仰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沬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𠕋化也首嚮也拳丘權反冒莫北反首式救反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師古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夫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鬄吐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埶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

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

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師古曰耎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沉累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覧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秪取辱耳（師古曰秪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之材而因言事寘之腐刑可為痛惜也楊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敞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見廢內懷

不服報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推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褏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按揮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

于此而不入正宗之目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

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

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

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

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
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
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
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
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
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

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刓者果誰哉再刓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刑或作形）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

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從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

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

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作伏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

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
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
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
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
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
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
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作潁水）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揺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日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

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法或有其字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厲方從文兆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

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方無得字朋友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朿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

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

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方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

始考文之明日浮鬻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説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

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俛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惟公此丈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蠑螯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

作而。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人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龐異蓋不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

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已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僨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

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𩂊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𤺋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一作末路孤危阸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

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
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户百不一得
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
扇便為敵讐恊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説懷不能已復載簡
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
幸獲寛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
何敢更一本無更字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鋭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本無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無女子字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

常春秋時享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一本作慄慄一本作悍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讙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

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郵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頼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一作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一無為字）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一本作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

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一有存字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有一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一作悃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日月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惘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一本作取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中字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

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嗚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

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隷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玆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

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昆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焉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

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吴子之

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晏本無又永州多

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一本作志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茍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

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
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
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
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
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
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
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本無一男子然無一
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微王生之説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䠥䡄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㝠㝠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

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嚚嚚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秪益爲罪凡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

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懔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

亂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尧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

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有越不過為三十年容耳前過
三十七年一有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
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
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

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令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鄉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

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
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
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
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
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
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
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
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

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韓愈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

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逺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逺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盇高山盇峻水清而盇駃駃或作駃駃音快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測下别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

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

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顔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

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方云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顔曰竹田曰篁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語方作訛不下有相字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

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别

吉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作膠方作繆云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韄者不可繆而捉義蓋同此○今按膠者粘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爲解今以下文頹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

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技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技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

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持或作襆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井反朱新仲云唐以侍

中兩令為三息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反樊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顏姸子語何戾邪潘岳閣道誺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今按疏正字疎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

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

以爲其都少尹不絶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鄉或作家）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兾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兾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輙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虚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兾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

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以上雜論

右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文章正宗卷十五

